

# 做爱做的事,玩好玩的人

□戴 来



戴来,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曾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2002年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代表作有《茄子》《准备好了吗》《亮了一下》《向黄昏》等。

戴来,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曾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2002年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代表作有《茄子》《准备好了吗》《亮了一下》《向黄昏》等。

# 想象有意思的故事——戴来小说论

□张俊平

作为活跃于当下文坛的“70后”作家之一,戴来以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备受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超性别叙事、边缘化写作、日常生活的极致性表达等等语汇在判断戴来的小说时具备公认的、标签性的意义。戴来小说显著的辨识度来源于戴来对自我写作清醒的认识,她是一位有着高度写作自觉的作家。

戴来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想象”和“有意思”几乎是念兹在兹的两个词。回避纯粹的自身经验的写作,走出一己有限的视野,放纵想象力的翅膀,营造无限大的虚构的空间,对于戴来而言,似乎既有挑战性,又有无穷的乐趣。同时,在小说的价值判断上,戴来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有意思,这是一个大前提,必须是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日常生活是没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你怎么把日常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发掘出来,写出来”。在小说中表达有意思的感觉,传达有情趣的意绪,在戴来的小说观念里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相对于戴来深居简出的写作状态,惯于重复“庸常的不动声色的生活”,她的小说呈现出来的人物繁杂、变化多端、深度呈现以及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等“有意思”的现象与前者构成了一种巧妙的矛盾。我们一面迷惑于这种矛盾,一面会惊讶于戴来超凡的想象力和对世态人心洞烛幽微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生活中的安于现状与小说世界里“不安分”的“折腾”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戴来小说独特魅力的根源,并且集中体现为基于想象的建构和对意蕴与趣味的追求。

## 基于想象的建构

在戴来的小说里,作家的个体生存经验和人生经历常常处在被忽视的地位。戴来津津乐道的是未被经历的或者将要发生的可能性,对可能性的迷恋是戴来创作的原始动力。所以无论是男性视角还是超性别叙事对于戴来而言,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即男性视角为戴来提供了发掘生活中更大可能性的便利条件,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与“器”的关系。戴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于可能性的想象在自己创作中的价值,“走出自己有限的视野和经验,会看到更广阔的空间,发现更多的写作可能性”,“异性的世界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也让写作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生活中的可能性,可能会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这给了我写作的冲动”。所以对于自身亲历的固定了的生存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式,在戴来那里被果断地舍弃了。

那么,生活在“庸常的”、“轻车熟路”的惯性生活中的戴来是如何在想象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之间建立联系的呢?戴来自称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既完全不是生活当中的,甚至也不是经验当中的;而我们读戴来的小说时也常常会有如是的感受,即故事情节经常被夸大到极致,夸大到令人怀疑的地步。比如《没法说》中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无意中撞见妻子与邻居小刘的“暧昧”关系,此后数十年一直为头顶上想象中的“绿帽子”所困扰。在一次酒后居然莫名其妙地割掉了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老刘”的命根子。再比如《搞错了》中的老马,年轻时妻子刘蓝香的

一次出轨,从此将老马送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老马数十年如一日的所谓写作其实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一对不相干的男女是怎么回事搞到一块儿的。这样的情节设计在常人看来未免有些“惊世骇俗”,至少是不可思议。而这正是戴来想要表现的“可能性”。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

其实,“老马”也好,“父亲”也好,他们“疯狂”的举动背后是他们脆弱的精神支柱所承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贞洁观念的重压。戴来只不过是把对这种精神压力的敏锐感觉置于尖锐的现实情境之中,让它产生震慑人心的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戴来的小说里,除了虚构的人物和夸张的情节,只有对世态人心的敏锐感觉才是真实的。而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正是连接戴来的想象和生活的可能性之间的桥梁。鉴于生活中和视野里实实在在的

人物反而无法进入戴来的小说,我们不妨把戴来的小说创作称为“无原型”写作。对于戴来而言,写作不亚于一个创造的过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内在的生命,写作者不过是循着人物内心的走向,使其呈现出生命可能的轨迹。故事的结局具有多种的可能性,而每一种可能性都是合理的。这种写作的模式一方面显示了戴来在塑造人物、把握对象上的无比自信,也让读者见证了她洞烛人心幽暗的非凡能力。

相对于以生存经验的积累作为小说创作的源泉,同时相对于女性作家以“私人写作”或者“身体写作”独擅胜场,戴来的小说显然更关注生活

准确把握是戴来小说想象的根基,而这种准确把握的能力应该是源于戴来面对生活时的冷静和理性的思考。如此,戴来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审美特质:它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它是想象的,也是扎实的,它是感知的,也是理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戴来凭借想象建构的小说世界里,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一方面,戴来热衷于塑造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自由写作者形象,他们不仅具有相似的身份,也具有相似的生活遭际和心理状态,他们大多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落拓者,身不由己地被现实生活裹挟着前行,他们背负着家庭和生活的重担,却无力做出改变,只能一步步地向生活妥协。另一方面,同一人物穿插出现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比如《要么进来要么出去》《还不到时候》《对面有人》等中的安天就是如此,使得不同的文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大大延伸了揭示生活的层次、拓展了表现生活的广度。这种特质使得戴来的小说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凸显出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的眼光。

## 对意蕴与趣味的追求

戴来用想象建构起小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兴致盎然地处理陌生化的题材,创造生活之外的人物,传达可能性的经验,乐此不疲地享受着自由支配的特权。写作对于戴来,是一件创造性的劳动,创造经验之外的主观世界,让写作成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生活本身对于戴来而言,不仅没有意思,而且常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戴来的写作自觉地规避生活、规避自我生存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生活的认识有关。戴来自觉地把生活与写作两分,生活是生活,写作是写作,或者干脆说戴来生活在生活之外的写作当中。然而戴来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是超然生活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时刻调动着对生活、对生命敏感的神经,不动声色地感知、捕捉、挖掘、呈现。所以,戴来是悲悯的,也是冷静的。

戴来的发掘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最显著地表现在她善于书写人生的尴尬和生活的缺陷。戴来的小说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意义的建构,只是静静地呈现生命的无奈和对于芸芸众生的悲悯情绪。戴来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一种“神经质”的精神气质,他们身不由己地怀疑一切,爱情、婚姻、友谊,甚至亲情,他们被自己假想的不确定性折磨得精疲力尽,却始终没办法走出生活的梦魇。小说《搞错了》为我们提供了三对人物关系:老马和妻子刘蓝香,殷天泽和妻子马昕,身患绝症的男子和他的妻子。老马崇拜作为作家的女婿殷天泽,而他自己对文学的痴迷却源于他对妻子刘蓝香出轨的怀疑,并因此白白浪费了生活中大部分的光阴。殷天泽把小说拿给妻子看,却被马昕对

■印 象

# 戴来的重点

□金仁顺

想来想去,戴来没有重点。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她的重点是,老是抓不住重点。

戴来写作最旺盛的创作期,是在她怀孕以及带小宝的那几年。通常女人们在这个阶段,会完全放弃外部世界,腌渍在日常事务中,抓狂和抑郁变成情绪主调;戴来显然不是个通常的人,她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奶瓶尿布中间游刃有余,把日常生活烹制得有滋有味儿,调理得井井有条,还能行云流水般地写小说,长中短篇,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文袖一时间舞得风生水起,让文坛前辈后辈都对

没重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没野心。戴来的写作任性随意,小说题目通常起得稀里哗啦,《亮了一下》《甲乙丙丁》《对面有人》《给我手纸》,别人没嫌弃呢,她自己还就不耐烦了,要起性

作家戴来最让人赞赏的部分,是她有本事把日常生活中的汤汤水水料理得妥妥帖帖,在一般女作家们孤芳自赏、支离破碎的生存层面里,戴来是华丽丽的,自由由的,筋筋道道的,她对日常生活的融入是彻底的,不留后路的;她沉浸,却形散而神不散。她的随和闲适中间,有骨有刺,轮廓分明,毕竟,她不只是戴来,她是作家戴来。戴来把生活中的纠结、失望、无奈,以及爱情、温情、亲情放进小说里面,编织着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或者情短的故事,她的小说很少关

了女性作家天然的洞彻幽微的优势,经常以男性身份出现在小说里面。这种性别视角的切换,体现了戴来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她不偏不倚,不动声色,不以物喜,亦不以己悲。

戴来是这么样的冷静,这么样的散淡,她才懒得费神去找中心思想呢,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她的中心思想永远在当下,在此处,那些她想看到的人,就是重要的人,那些她想听到的声音,才是天籁。她的独立、思辨、立场、态度被德丝和叶片层层包裹着,很容易被熟视无睹——这种效果是她想要的,她不喜欢被人了解——但总有那么几个人,知道在那些裹藏之下,籽粒玲珑,饱满多浆。

说来说去,仿佛戴来是个思想家,她当然有思想,她的思想是居家的,家居的;而她的家和居,有着魔法属性,忽大忽小,宽起来可以跑马,窄起来可能就一根绳子粗细。她把文学营造随手放在了家和居里,要么进来,要么出去。

戴来是决绝的,也是随遇而安的。就像她讲的段子,一个男人穷困潦倒,连女人都没有,无奈去算命求示,算命先生说,你前半生诸事不顺。那男人非常期待地问,那后来呢?算命先生说:后来,你就习惯了。在文学圈里,戴来段子多是著名的,她的段子颇少吊诡,但常现奇思。去年的一次笔会,她很认真地问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说,先听坏的吧。她说,以后我们只能吃狗屎了。她的表情相当严肃,接着用安慰的口吻说,好消息是,狗屎到处都是。既使讲段子,戴来也不是那种重点的、热点的、中心的,她是查漏补缺的、平易近人的,又是言之有物的。事实上,能把日常生活写好的作家殊为难得,不光要有沙里淘金的本事,更要有于腐朽处生出蘑菇的能耐。蘑菇还要看着堪比花朵,吃起来味美多汁。

作家当然是要靠作品说话,作品是重点,但作家的姿态也是重要的,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戴来的作品和姿态,对于文坛都是个惊喜。这个让人找不到重点的人,对于自我、他人、文学,恰恰是重点本身。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